

格言
MOTTO

花开十年

印象2011

一个时代的年度记忆

一言一语，感知时代气息
一字一句，感受文字力量
一点一滴，感悟人文情怀

凤凰出版社

花开十年·印象2011

一个时代的年度记忆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开十年. 印象2011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06-1077-4

I. ①花… II. ①格…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世界—
现代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160号

- 书 名** 花开十年：印象2011
著 者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潘云亭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邮编：101401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077-4
定 价 2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目 录 CONTENTS

人生篇 P4	年度文化风云榜	42
	年度风尚人物榜	44
	年度价值人物榜	45

文化篇 P46	年度好书推荐榜	80
	年度文学大赏榜	83

美文篇 P84	年度中国印象榜	110
	年度世界表情榜	111
	年度网络力量榜	113

情感篇 P114	年度最强声音榜	145
	年度新锐语体榜	146
	年度热词巡礼榜	147

博思篇 P148	年度荧屏热播榜	173
	年度电影口碑榜	174
	年度音乐典藏榜	176

谐趣篇	P178
-----	------

总监制 李彤 总策划 谷雨

执行主编 路加 奕彤 张津楠(美术)

编者 小卯 李鹏程 白露 于于 罗生 左尔
佳蕾 梁玉梅 金越 彭文雪 易宗军

花开十年·印象2011

一个时代的年度记忆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开十年. 印象2011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06-1077-4

I. ①花… II. ①格…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1160号

- 书 名** 花开十年：印象2011
著 者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潘云亭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邮编：101401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077-4
定 价 2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P4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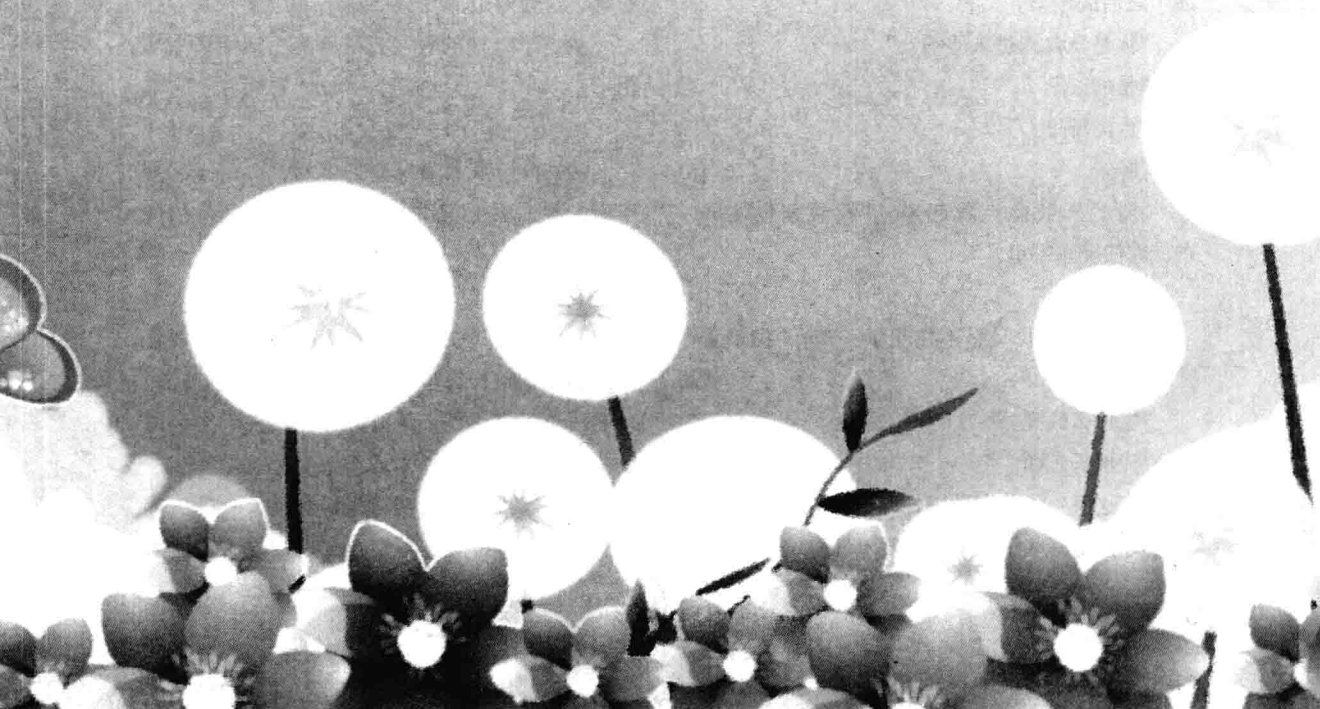
P46 ■ ■ ■ ■ ■P84 ■ ■ ■ ■ ■P114 ■ ■ ■ ■ ■P148 ■ ■ ■ ■ ■P178

佳蕾 梁玉梅 金越 彭文雪 易宗军



人生篇

你欠我一个故事	6
世界尽头的午餐	9
铁器	11
家乡上空的飞碟	15
少年行	16
钓鱼	18
做个俗人	20
被哮喘折磨的童年	24
石径爪痕	27
那些租来的房子	29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32
我的书事回忆	34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37
荒原有玫瑰盛放	39



你欠我一个故事

◎ 张晓风

1

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却和他打过两次照面——也许是两次半吧！

大约是1991年，我因事去北京开会。临行时有个好心又好事的朋友，给了我一个地址，要我去看一位奇医。我一时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大病，就随手塞在行囊里。

在北京开会之余，发现某个清晨可以挤出两小时空当，我就真的按着地址找了过去。那地方是个小陋巷，奇怪的是一大早离医生开诊还有一小时，门口已排了十几个病人。

其中有个清瘦寡欢的老兵站在一旁，我为什么说他是老兵？大概因为他脸上的某种烽烟战尘之后的沧桑。

“你是从台湾过来的吗？”

“是的。”

“台湾哪里？”

“屏东。”

“呀！”我差点跳起来，“我娘家也住屏东，你住屏东哪里？”

“靠机场。”

“哎呀！”我又忍不住叫了一声，“我娘家就在胜利路呢！”

“生什么病呢？”

“肺里长东西。”

“吃这医生的药有效吗？”

“好像是好些了，谁知道呢？”

由于是初次见面，不好深谈人家的病，但又因为是同乡兼邻居，也有份不忍遽去之情。于是没话说，只淡淡地对站着。不料他忽然说：

“我生病，我谁都没说。我小孩在美国读书，我也不让他们知道，知道了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白操心。他们念书，各人忙各人的，我谁也不说，我就自己来治病了。”

“哎呀！这样也不太好吧？你什么都自己担着，也该让小孩知道一下啊！”

“小孩有小孩的事，就别去让他们操心了——你害什么病？”

“我？哎，我没什么病，只听人说这里有位名医，也来望望。哎哟，果真门庭若市。我还有事，这就要走了。”

我走了，他的脸在我忙碌的生活中渐渐淡出了。

2

1993年，我带着父亲回乡探亲。由于父亲年迈，旅途除了我和母亲之外，还请了一位护士J小姐同行。

等把这奇异的返乡仪式完成，我们四人坐在南京机场等飞机返台。在大陆，无论吃饭赶车，都像在抢什么似的心慌。此刻，因为必须提早两小时到机场，手续办完倒可神闲气定地坐一下。

我于是和J小姐起身把候机楼逛了一圈。

我们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在一位旅客面前



停了下来。

J小姐忽然大叫了一声说：

“咦？怎么你也在这里？”

我定睛一看，不禁同时叫了起来：

“咦？又碰到了，我们不是在北京见过面吗？你吃那位医生的药后来效果如何？病都好了一点吗？”

“唉，别提了，别提了，愈吃愈坏了，病也耽误了，全是骗钱的！”

J小姐说，他们是邻居，在屏东。

聊了一阵，等上飞机我跟J小姐说：

“他这人也真了不起呢！病了，还事事自己打点，都不告诉他小孩！”

“你乱说些什么呀？”J小姐瞪了我一眼，

“他哪有什么小孩？他住我家隔壁，一个老兵，一个孤老头子，连老婆都没有，哪来小孩？”

我吓了一跳，立刻噤声，因为再多说一句，就立刻会把这老兵在邻里中变成一个可鄙的笑话。



3

白云勤拭着飞机的窗口。

唉，事隔两年，我经由这偶然的机缘知道了真相，原来那一天，他跟我说的全是谎言。

但他为什么要骗我呢？他骗我，也并没有任何好处可得啊！

想着想着我的泪夺眶而出。因为我忽然明白了，在北京那个清晨，那人跟我说的情节其实不是“谎言”，而是“梦”。

在一个遥远的城市，跟一个陌生人对话，不经意地，他说出了他的梦，他的不可能实践的梦。他梦想他结了婚，他梦想他拥有妻子，他梦想他有了儿子，他梦想儿子女儿到美国去留学。

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他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学问，没有婚姻，没有子女，最后，连生命的本身也无权掌握。

他的梦，并不太难于兑现。但对他而言，却是雾锁云埋，永世不能触及的神话。

不，他不是个说谎的人，他是一个说梦的人。他的虚构的故事如此真切实在，令我痛彻肝肠。

4

回到台湾之后，我又忙着，但照例过一阵子就去屏东看看垂老的父亲，看到父亲当然也就看到了照顾父亲的J小姐。

“那个老兵，你的邻居，就是我们在南京机场碰到的那一个，现在怎么样了？”

“哎呀，”J小姐一向大嗓门，“死啦！死啦！死了好几天也没人知道，他一个人，都臭了，邻居才发现！”

啊！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朋友，我和他打过两次半照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南京。另外半次，是听到他的死讯。



5

十多年过去了，我忽然发现，我其实才是老兵做梦也想做的那个人。

我儿子念台北建中，女儿念台北第一女中。他们读完台大后，一个去了加州理工学院，一个去了纽约大学。为人如果能由自己挑选命运，恐怕也不能挑个更好的了。

去岁六月，纽约大学在草坪上举行毕业典礼，我和丈夫、儿子飞去美国参加。高耸的大树下阳光细碎，飞鸟和松鼠在枝柯间跑来跑去，我们是快乐的毕业生家人。此时此刻，志得意满，唯一令人烦心的事居然是：不知典礼会不会拖得太久，耽误了我们在牛排馆的订位。

然而，虽在极端的幸福中，虽在异国五光十色的街头，我仍能听见风中有冷冷的声音传来：

“你，欠我。”

“我欠你什么？”

“你欠我一个故事！我不会说我的故事，你会说，你该替我说我的故事。”

“我也不会说——那故事没有人会说……”

“可是我已经说给你听了，而且，你明明也听懂了。”

“如果事情被我说得颠三倒四，被我说得词不达意……”

“你说吧！你说吧！你欠我一个故事！”

我含泪点头，我的确欠他一个故事，我的确欠众生一段叙述。

6

然后，我明白，我欠负的还不止那人，我欠山川，我欠岁月。春花清艳，夏云的奇谲，我从来都没有讲清楚过。山峦的复奥，众水的幻设，我也语焉不详。花东海岸腾跃的鲸豚，崇山峻岭中黥面的织布老妇，世上等待被叙述的情境是多么多啊！

天神啊！世人啊！如果你们宽容我，给我一点时间、一点忍耐、一点期许、一点纵容，我想，我会把我欠下的为众生该作的叙述，在有生之年慢慢地——道来。

（摘自《星星都已经到齐了》，
云南人民出版社，沈骋宇图）

印象
张晓风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张晓风即以散文成名，有人称其文“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瓔珞敲冰”。这可以说是对她诗意散文的第一次感性素描。

从1966年第一本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问世至今，张晓风已出版了近20本散文集，这些作品情感真挚、视野开阔、思想深邃、文笔清爽，同为散文作家的余光中对张晓风的散文十分欣赏，认为她的散文有气魄，有胸襟，亦秀亦豪，盛赞张晓风有一支“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这支笔，能写景也能叙事，能咏物也能传人，扬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而即使在柔婉的时候也带一点刚劲”，将之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

也许在呼唤激情的年代里，张晓风的文字不会燃烧。她的东西未必能够温暖每一个渴望热烈的人，却一定能够温暖她自己还有她挚爱的一切，也能够温暖处在生活寒夜里的人们。



世界尽头的午餐

◎ [日] 石田裕辅 刘惠卿 译

南美大陆呈三角形，从下方算起约五分之一的地区叫巴塔哥尼亚，大半都是荒凉的地域，只有小部分是森林，人烟极为稀少，整年都刮着台风般的狂风，“世界尽头”的称号确实十分贴切。骑过这长达两千五百公里的地区，就能抵达美洲大陆的终点——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

巴塔哥尼亚的旅程终于进入后半段了。

平缓的褐色丘陵无尽延伸，令我不禁感叹：地球果然也是个行星啊！我拼命维持平衡，不被风吹倒，默默骑过满布砂砾的道路。这一带纬度很高，相当于北半球的堪察加半岛，还是初秋，风已冷得刺骨。

空中乌云密布，风势更强了，大雨开始斜斜飞落。正好看到前方有户人家，我连忙冲进屋檐下。

这房子或许因为整年都受巴塔哥尼亚狂风吹袭，墙壁已经像枯树一样腐朽了，乍看之下也不晓得有没有人住。

门突然打开，有个老人探出头来。像反射动作一样，我露出笑脸说：“Hola！”老爷爷却没回话，只是一直凝视着我，眼神仿佛带点怒意，一头白发乱蓬蓬的，牛仔裤也泛黄得厉害，好像随时会冒出酸臭味。

“我可以在这里躲雨吗？”我问道。

老人依旧不苟言笑，朝里面撇了撇头，看来是叫我进去。

屋里给人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不像牛仔裤，反而整理得相当干净。正中央有座铁制的陈旧烧柴暖炉，上头有个平底锅。

他让我坐在餐桌边，然后走到厨房去，端了两杯咖啡过来，坐在我面前，还是板着一张脸望着我。

这位老爷爷不只沉默寡言，根本一句话也不讲。我无可奈何，只好主动问他几个问题，是一个人住这里吗？他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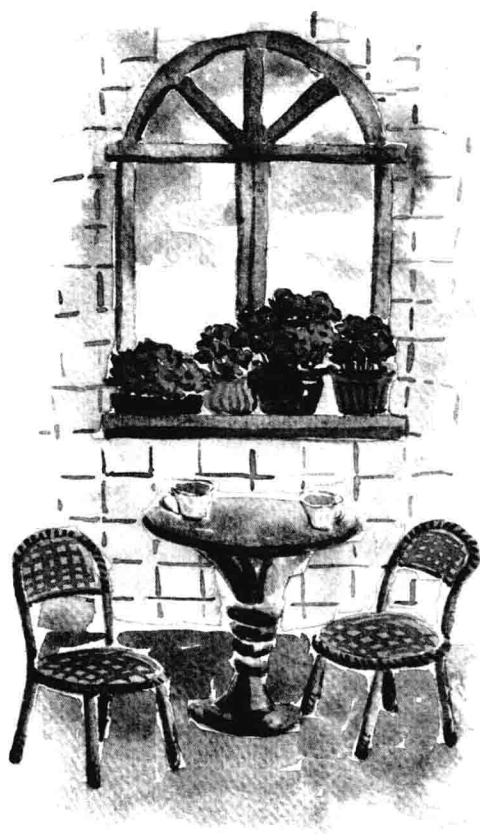
外头风势更强了，轰隆隆的重低音传来，窗户也像歇斯底里发作般激烈地咯吱摇晃。每天听着这样的声音，感受又是如何？

老爷爷拿起炉子上的平底锅，用盘子盛了些菜给我吃，是羊肉炒马铃薯。材料潦草地切成大块，有种寂寥的感觉，好像在说：既然一个人吃，长相怎样就不用在意了！

可这菜非常好吃，一点都不像已经搁了段时间。羊肉黏稠的肉汁裹着马铃薯，芳香又浓郁。我撕开法国面包蘸着肉汁吃，柔软的面包和肉类浓醇的味道非常搭配。

突然，我注意到餐桌下的椅子。五、六张木椅散发沉稳的光芒，好像经常打磨。这椅子如同整理好的房间，似乎是在等待客人光临。

会有客人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吗？想到这里，我有点恍然大悟，脑中浮现老爷爷一个人打磨椅子的模样，难道他一直在等待不知会不会到来的访客吗？



风的怒吼越来越强，敲打玻璃窗的雨声也更激昂了。

老爷爷还是老样子，一直瞪着我猛瞧。我无声地吃完饭，他终于主动开口说话：

“Quieve más? (要再添吗?)”

真是出乎我意料。我望着老爷爷，他还是瞪大眼睛，一点表情也没有，该不会已经忘记要怎么跟人相处了吧？还是因为住在这种海角天涯，不再和别人交流后，也就不会把感情表露出来了？

我请他再添一盘，又吃起马铃薯和羊肉。

中午一过，雨声渐转稀疏，慢慢地听不见了。我向老爷爷道过谢，走到外头，雨已经停了，吹起湿润的风。

开始骑车前进。往房子的方向一看，老爷爷在屋里，站在灰暗的玻璃窗旁。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不管我回过头看几次，他仍一直望着我。

(摘自《用洗脸盆吃羊肉饭》，
上海译文出版社，姜晔图)

石田裕辅，1969年出生。高中一年级骑自行车环游和歌山县一周后，开始憧憬旅行。高中二年级达成“环游近畿一周”；大学时休学一年，完成“环游日本一周”。1995年辞去人人称美的食品制造企业的工作，踏上了环游世界之旅。

在这段长达七年半的、被他称为“男人的浪漫”的环球旅行途中，他遇见了世界尽头的孤僻而又可爱的老人，与自己一样人在旅途的同胞，以及秘鲁的盗亦有道的打劫自行车骑士的强盗；同时也见到了美丽的极光、静谧的育空河、蒂卡尔神殿和马丘比丘的遗址。他说：“与人相逢，并与他们创造出回忆，是一种财富。”



铁器

◎ 铁头

楼房的形状是一把盒子枪，15年前它就红，夜幕一落，背倚的田野空荡荡，真像一只大鸟的眼睛。你通常会说，那年月的天比现在高，也比现在耐看，活脱脱是从地球上轻轻地揭下来。有些人已把生活的铁器竖于暗室，静待空气渐渐变甜；有些人的铁器从无睡眠，不是被磨得粉身碎骨，就是压塌主人那颗咯血的心脏。

他说他饿了。

在秋天的午后，他站在操场上。我们围着他。他说他要为我们表演绝活儿，不过他饿了，要先吃一碗饭。

打更的单老头用海碗给他盛了饭，饭上盖着菜，是烧芸豆。

他捧着碗，操着筷子呼噜噜地吃。

15年前一个流浪的卖艺人来到我的小学，请求用他的真功夫换一点儿路费。我们的校长竟然会同意这个要求，还用喇叭把所有同学从课堂上喊出去，看他表演。15年后如果他想破衣烂衫地走进一所学校的校门，我想他很可能会被阻在门外。

饭一吃完，他就开始表演。

他先是表演了几个小节目，不过是些什么我已记不太清。其中有一个

好像是放在嘴里几根针，再塞进嘴里一根线。他的嘴巴经过一番蠕动，仰起面，张开嘴，慢慢拉那线，一根又一根的针已经穿在上面。

我很少看杂技，也缺乏了解。如今想来，不知这种事情是否能够真的办到，是绝活儿，还是魔术，实在闹不清楚。

连他的样子我也想不起来，也许现在的我再去看他，大概有辨出真伪的可能。可童年的眼角膜薄薄的，夕阳一照，里面就只剩酸倒牙的橘子了，又能看出几分真相呢。如果真有机会穿越时间的经纬，去瞧上一眼，我又宁愿回到另一次观看杂技的场景了。

另一次是在我家的院门口，那儿有一块空地。下午来了一伙外地人，请求从我家扯出电线供他们使用，再把一只灯泡高高地吊起。

有一个男人，他为观看的人群表演。

那是每天饭后都有很多蝙蝠在头顶乱飞的夏日夜晚，扑火的飞蛾与飞虫拼命撞击灯泡，发出嗒嗒的声音。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说要用手指钻出一个洞。他若真能做到，那他的手指就比铁器还硬了。可他真的办到了。

他扎着扭曲的马步，那手指在石头上钻啊钻的……

我实在没法相信这个表演，所以我很想回到过去弄清他的把戏。

但来到我们小学的这个卖艺人，最后表演的这个节目，我相信一定是来自于他的真功夫。他的表演让我至今记得真切。中年男人那张被遗忘得一千二净的黑脸，像只被投了千年偏见的乌鸦。他的脸是乌鸦，晦暗而卑微。

他拿出几个铁球，对围着他的我们说，我把这铁球吞进肚子，再运气吐出来。他说吞这铁球最多不能超过三个，

他的师妹就是因为一口气吞了三个，后来只吐出来两个，三个无论如何也吐不出来，就死掉了，这次他准备吞两个。

我们看那铁球，大得惊人，根本塞不进他的嘴巴。

他倒是很从容，走起场子，边走着边运气似的。走了几圈，在场中央站好，扬了扬肩膀，扎好马步，两只手交替在身前移动，像注射器里的胶皮活塞在推着药液，他是在往自己的身体里面贪婪地注射着气体吗？

准备的过程让小孩子觉得漫长，我的视觉似乎已渐渐模糊，仿佛看到一个扎头巾的美丽女人在烈日当头的棉花地里摘棉花。苍穹新漆了一片海，绵延无尽的棉花地仿佛摆满莲花灯的海上倒影。女人可能是我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妈妈，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勤劳的年轻女人。她的身前一定吊着一个大布袋，像只袋鼠，又有两只灵巧的手，从棉桃里摘出雪白的棉花，交替塞进胸前的布袋。

那些棉花被晒在席子上，以后会缝进被子，盖在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病入膏肓，肾气饱满，敏感，自私，多疑，妄想。可它既温暖不了绝望者那颗冰冷的头颅，也安慰不住处心积虑者那颗夜不能寐的心脏。我知道，再多的棉花塞进胸口也托不住一个下沉的铁球，就像再多的颂扬也压制不住一声迷狂的号叫，那些空气真的就可以吗？

也许，“无”往往比“有”更加锋利。

男人举起一个铁球，送到我们眼前让我们看，好好看，看仔细。你看仔细了，他就拿起一个水瓶往铁球上面浇水。是水还是什么别的液体无从知晓。浇过水，把乌黑冷酷的铁球顶在嘴巴上，似乎它真比嘴巴大，塞不进去。

他像咬一只苹果那样咬住铁球，那只手掌随即一拍，铁球便掉进他的嘴里。他猛抖身体往喉咙里面咽，伸长脖子，一只手由上往下推脖子，把铁球推到肚子里。

第二个铁球也是这么吞进肚子的。

大家都感到害怕和难受，那只铁球像被塞进自己的喉咙，嗓子紧紧的。

这样的感觉让人刻骨铭心，有一次，一个杂技团来到香村，他们说自己是安徽省杂技团的，说由于家乡遭灾，

出来卖艺。他们男男女女很多人，老的老，小的小，应该是一个大家族。而我们穿着短裤，高高地骑在槐树桠上，吊着泥鳅似的两条细腿。人很多，热闹极了。那表演杂技的宽脸男人岁数不大，小儿子才五六岁年纪，呆愣愣的模样。

久叔喝醉了，抱起那小男孩就跑，小男孩不哭也不喊，任之随之。人们纷纷说，哎你的儿子被偷去了，哎你的儿子被偷去了。可他毫不在意，倒像是求之不得呢，那淡然的样子仿佛在说，有那么多的孩子，大人的肚皮都饿得发瘪，少一个孩子便少了一分累赘。

久叔大概也觉得这呆头呆脑的异乡孩子是个累赘，很快又送了回来。孩子的爸爸和另一个男人表演钢枪刺喉，让大家摸那钢枪是不是真家伙。久叔摇摇晃晃走过来，一把抢走在手里乱舞起来，赢得大家一阵叫好。

他们的杂技很精彩，让我们这群电视都很少看的孩子长了见识，那钢枪刺喉的表演真是让人惊心动魄，两端的矛头顶在咽喉，相向较劲，硬邦邦的钢枪生生折弯。

最后一个节目最是让人揪心，这便是他们卖艺的路数，总该有个收钱的节目压场才行。一个男人用钢筋一圈圈缠宽脸男人的脖子，货真价实的钢筋，货真价实地一圈紧过一圈。那宽脸男人盘腿坐在场中间，憋着



气，脸红得快要炸开一般。

其他人开始收钱。大家都在担心那宽脸男人，眼见他脸色发紫，眼见他眼睛突出，眼见他就要窒息而亡。可他的同伴却在收钱，也不着急，只是成心让你急，只管快快掏钱给他们，求他们快快让宽脸男人从痛苦中解脱。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善良女孩急得直跺脚，眼泪都快掉下来。

这显然是一种绝妙的卖艺窍门，当时的我们都清楚，可那宽脸男人的每一次表演又何尝不是以命相搏，窍门还是不窍门，早已无关紧要。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个吞铁球的

艺人，我倒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在刻意这样表演。我们只是一群拮据的小学生，而他只是一个想吃饱饭的流浪艺人，跟我们要这种手段又有什么意义。

并且，他展现给你的一切，分明是诚心诚意，分明是刀头舐血，是真正的用命换饭吃。

吞了铁球，就到了真正的表演时间，他要把它吐出来。他像一匹扬蹄嘶鸣的烈马，只不过没有嘶鸣。他不敢发出一声，脸憋得通红。他腿弯曲，腿绷直，扭转身体以弓步站立。他不断运气，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突然爆发，脚底板狠狠砸着地面，那浑厚低沉的一声吼是从鼻子里喷出来的。脸一扬，铁球本该从嘴里跳出来，可没有。

他失败了。

他需要再来一次，重新运气，以弓步站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突然爆发，脚底板狠狠砸着地面，那浑厚低沉的一声吼像一个巨人在拼命呕吐。脸一扬，铁球从嘴里跳出来，抛一个沉甸甸的弧线，掉在地上。

秋风一吹，他的脸上长出些许汗珠，目光化开些许浑浊。我们都不敢喘气，也不敢言语，似乎剩下的那只铁球就悬在自己的身体里。不能喘气，不能说话，要不然那铁球可就坠了下去，顶着胃朝下坠，坠落，坠落，痛苦地撕扯着你的五脏六腑。

他变得虚弱，以弓步站立，双手运气，一下、两下、三下，突然爆发，那只脚像一个大铁锤，砸出让人心惊胆战的声响，像砸我们的神经元，砸我们的血管壁，砸我们的穴位、脉络。那浑厚低沉的声音不再浑厚，只一味低沉，那种快被他的脚碾进土壤里的低沉，碾出血来的低沉。脸一扬，迎来的却只是一次失败。

他需要重来。

我们站在操场边，小小的像李子一样大的毛茸茸的心，挤在嗓子里。我们手心出汗，脊背也湿漉漉地发凉。

他的五官痛苦，开始扭曲。他的脸狰狞恐怖，脸色已经氧化出腐烂棺槨的颜色。他的身体开始颤抖，步子也开

